

西仓古镇掠影

| 顾建明 文 |

1

我在为《梦萦古皇山》排版时，发现有关无锡西仓的文章中缺少配图，总感到美中不足，于是，就想去西仓拍些照片。

西仓，我30年前曾去过，感觉它位置偏，想经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该是断垣残壁了。

那天上午7点钟，我由金城路右转进入乡道，不远处就是蔡余生的烟酒店，上次经蔡德新介绍已与他见过一面。我停好车后，先向他了解民国著名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创始人徐枕亚(1889—1937)在西仓与陈佩芬的情感纠结。巧得很，老蔡对这段历史很清楚，因是与他家族有关。

先得从书法家蔡廷槐说起，蔡廷槐(1830—1895)，字筱泉、面三、荫庭，号荫亭，别号古皇山樵，同治附贡。蔡廷槐擅书法，尤精行楷，是晚清著名书法家。钱基博先生为其撰写《荫庭先生附铭竹先生家传》。廷槐有两个儿子，长子瑞勋，幼子绳烈。蔡瑞勋(1853—1904)，字铭竹，号筱庭，附生。蔡瑞勋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长基，其女儿蕊珠嫁徐枕亚。次子隆基，字君弼，太学生，生于光绪二年(1876)，卒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卒年30岁。隆基的夫人陈佩芬，娘家是羊尖镇大户人家，生于光绪二年(1876)。陈佩芬在夫君去世后与家庭教师徐枕亚相恋，她比徐枕亚年长13岁，时值清末，他们的“出格”行为自然遭到全族人的反对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蔡氏家族对徐枕亚在西仓任教期间的工作持公允之态，由人作媒，将蔡蕊珠嫁与他。蔡蕊珠是蔡余生的堂姐，自小父母双亡，由婶娘陈佩芬抚养成人。婚后，徐枕亚带着妻子离开西仓，将与陈氏的相恋化为《玉梨魂》。蔡蕊珠虽出身名门，但温柔娴静，勤俭持家，夫妻情笃意厚，惜天不假年，她不久就病故了。蕊珠逝后，枕亚易名泣珠生，撰《悼亡词》一百首、《亡妻蕊珠事略》《蕊碎珠沉记》《杂忆》三十首、《鼓盆遗恨集》等。

“夜夜相思更漏残，伤心明月凭栏杆，想君思我锦衾寒”(唐韦庄诗)，陈佩芬心中的情结无法解开，于1913年香消玉殒，年仅38岁。她的儿子如松生于1898年，肄业于中央政法大学，曾任福建、浙江省官产处科员。

2

告别老蔡后，我来到西仓大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长溜6间临河木楼。30年前，我曾在此拍照，当时是全木结构，如今，已有水泥墙壁，铝合金窗户夹杂其间。见大门开着，我想进去拍照。这时，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老妇人(租住户)紧走几步，“嘎吱”一声，拒人门外。我扫兴而退。旧时街镇上，临河店铺都是如此形式，一半筑在河上，靠木桩支撑。在西仓古镇，此类建筑物零星尚存。这房子土改时分给马姓人家居住，因他们属于商业户口，一直没有拆建，况且有人居住，所以保存相对完好。

我继续沿着西仓老街由西向东探寻。8点钟左右，走到蔡氏义庄时，远远见一把铜锁散发着寒气。我不死心，想从门缝中张望时，发现有个联系电话。我拨通蔡先生电话后，他说马上就到。移时，一个体态较胖的



壮汉骑着辆不匹配的小巧电动车赶来。他边揩汗边开锁，打开门后自我介绍叫蔡建刚，是民间公益人士，又一脸抱歉的表示有急事要办，让一起来的老蔡先陪我。

从示意图上可以看到义庄是三造形制，其主体建筑敦本堂，曾是西仓大队的大会堂，凡大型集会、文娱活动都在此举行。20世纪80年代，义庄大部分拆毁，部分建材用于修复鸿山铁山寺。余下房子因是供销社的财产才幸免于难。后来，这些房屋卖给了私人。现在，由民间公益人士王华女士租下来，供游客免费参观，终极目标是修缮后申遗。义庄中很有价值的应是嵌在墙壁内的3块青石碑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底下一块字迹有些漫漶。据建刚说，家谱里对碑文有记载。义庄里有拆迁户舍不得丢弃的杂物，我挑选了几件少见的家用杂具拍了一些照片。其中有只四角形的竹篮与众不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：七九年七月立，蔡志霖。竹篮居然还八成新，可见主人是多么节俭。

8点半左右，我从义庄出来，与匆匆而来的建刚又匆匆而别，他说在街尾的菜场等我。

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排老式店铺，古朴的木栅板上铁锁次第相挨。

3

一条小河与西仓河成直角交汇，其实手中只要有竹竿，就可以一跃而过这条叫更里河的小径。河两岸都是有些年代的房子，小径活脱脱一条水弄堂。驳岸石缝间不知名的花草摇晃着小脑袋，把河水映衬得愈加灵动。我正欣欣然，冷不丁河中卷起一个半圆的水花，好响！我以为是住家在扔垃圾，此时，东侧临河的窗户开启处，露出一位老者饱经沧桑的脸，她显然也是被水声惊动的。我问是怎么回事？她说是鲤鱼消子。见我惊奇的呆样，她指着西仓河说，你看看。我扭头望去，有位老者驾一叶小舟，在撒网捕鱼。附近，还有鸭子追逐，戏水。蓦然回思，久违的江南水乡，近在眼前。

我行走间的困惑：有圆孔的金山石横亘在驳岸上，你属哪个码头的系统石？两个青础石砌在护墙路牙里，你或许承压过木柱？丈余长的石头静卧在蚕豆旁，你是乡绅之家的台阶石？一对纹花的石栏杆置于窗前，你该是大人家的井栏吧？几扇窗格靠在墙角，内宅的格子门为何在此？合抱的石墩，主人在孔内植花，想当年你支撑过厅柱；河畔的磨盘，云雀在缝隙觅食，忆往昔你折磨过粮食。

诸物兄，我要把你们一一摄入镜头，向农家乐民居的庄园主炫耀。

西仓河的尽头就是锡东大道，河边建有电灌站，此处水面宽阔。对面驳岸上，一个身穿牛仔褲的中年男子悠然垂钓，高大的树木似撑开的遮阳伞，鱼儿肯定喜欢如此环境。

右边就是菜场，我在建刚的办公室与他再相见时，才知这里是他们一群民间公益人士聚会之所，他们在这里商讨如何保护西仓古镇，如何传承氏族文化，如何以先导者的言行影响大众，直至各级政府。

4

当我提出想查阅蔡氏族谱时，他立刻打电话给同道王华，她在电话中说要到十点钟才能赶到。因我的行程安排较紧，只能后会有期了。9点15分，我与建刚告辞，去寻找他推荐的明代住宅。

我关注了附近的村标，得知这里叫麻雀园，与之匹配的还有个乌鹊泾，土不拉叽的村名饱含着历史的信息。见屋后有民国时期的建筑，我兴趣陡增，用手机频频拍照。谁知，古老的建筑物云般涌出，令我目不暇接。一栋楼房鹤立鸡群，上半身攀缘藤蔓植物，下半身蚀剥粉墙本色，空洞的窗户似无奈的眼睛，充满了沧桑感。后来从建刚处得知，这里先后司过粮库、诊所之职。

一排排坍塌壁倒的民居，从墙壁，望砖残存的石灰粉饰上，可以断定在集体种田时期，这里曾是闹猛的粮库。如今，连燕子也不再光顾。在一片静谧中，我逐屋搜索着零星的遗存，从建筑物的结构分析，原居民当属中产阶级。我凭借生活经验，想象着生发在屋子中的人世间。

一丛月季从竹篱笆“红杏出墙”，吸引了我，看旁边的门牌号码是中弄205号。一只七石大缸倒扣在篱笆墙旁，足以表明这里有人居住。我轻叩紫红大门，无有回音。见朝西的侧门开着，我怀有一线希望，趋前踏入，门里有门，还是无人应答。

据后来听建刚介绍，现居住人叫吴良毅，其爷爷吴美官，吴美官的母亲是蔡家五房中人，因五房人丁不旺，所以叫吴家来住。原先正房(清朝建筑)供奉五房的祖先牌位，故称长明堂。前排建筑(三间房和一个小天井)是吴美官在1946年建造的。听说里面还有些老建筑和老物件，惜无缘欣赏。也好，断臂维纳斯不是留下遐想的空间吗？“一夜观尽长安花”似乎也不完美。

河对岸有一排房子，北侧有一座小桥，似曾相识。我想起老蔡送我到外更里桥时，指着北侧的桥说，那是里更里桥。呵！原来外更里桥头的民居就是明宅。

5

我返回到窗户空洞的楼房边，转道西仓街，朝西走了一会，约10点，就找到了明宅。刚才路过时锁着的门，如今门洞大开。我捷足迈入，一位老哥哥正在翻晒杂物，见到不速之客有点惊讶。随之，他的老伴走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刚刚开门就有人进来，太巧了！我连忙解释：我是来拍点照片放入书中。她说又是出书，那你去拍吧。一向眼钝的我，突然想起她就是

那个说鲤鱼消子的老阿嫂。

主人居住在南临街西临河的侧厢，属于第一簷(dài)，第二簷就是明代住宅。两簷之间是天井。我记住了建刚的提醒，先拍不可多得的纹花瓦当和门楼砖雕。门楼几经运动，能够完好保存下来，实属奇数。

大厅门槛呈马鞍形，地磚现龟裂状，这是数百年来践踏的“成果”。厅堂堆放着长台、春凳、八仙桌、圆台面等杂物，角落里拔矮矮凳。北侧4扇落地板壁，后面还有两架屋。东侧间门板、五斗橱、被头箱、旧棕垫杂陈，还有一张先人摄于民国年代的照片。西侧间蚕台上叠放十余只蚕匾，另有痰盂、竹篮、拗手桶等生活用品。幸喜的是古宅因有人居住，不至于霉尘气扑鼻，但物品基本上蒙有陈年灰土。

或许主人不知明宅暗宅，所以我没有询问，抓紧时间“咔嚓咔嚓”。望着男主人等候的目光，我心满意足又恋恋不舍地告辞，临走附上一句，到时候送本书给你们。以此打消他们认为我是骗子的念头。

6

10点20分左右，我途经义庄，发现里面有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建刚和老蔡，还有两位女士。建刚惊喜地问，你还没有走？我说老房子太多，绊住了脚，刚刚从明宅出来。他指着一位女士：“这就是我刚才说10点钟到的王华。”“哦！太好了，我正有新



的想法与你们谈谈，”我兴奋地说。

我想在《梦萦古皇山》中增加一篇关于西仓的文章，他们说：“好呀！”话题又转到了明宅，清光绪时，蔡氏第二十七世孙焯廷，承五世家传习武艺，义勇闻于乡，钦加五品衔，赏戴蓝翎，授武举人。之后，大厅悬置金魁匾额，门厅两侧架子上竖立刀、枪、剑、戟等兵器。此厅称金魁厅。

11点钟，我与他们道别。我来到蔡余生的小店，想与他打招呼时，家人说他去竹园挖笋了。路东一湾池塘边停着两辆电动车，两位女子跨下车，脱去鞋袜，去水中摸螺蛳。我问他们螺蛳多吗？回答说：“多，你来吧。”我婉拒了她们的美意。

面对那树枝婆娑的倒影，那菜花怒放的情影，那摸螺蛳农妇的侧影，我将在西仓摸到的“螺蛳”一一梳理：义庄的善举，明宅的遗存，民居的现状，淳朴的民风，徐陈的悲剧，民间的公益，我要把原汁原味的西仓——这颗“螺蛳”献给诸君品尝。

感谢蔡建刚先生、王华女士提供资料。